



你的伤口藏着一道赦令

致 W
乔国永

玻璃割开我久久思慕的肌肤
钢针十二次穿过誓言屏蔽的痛楚
这十二道令牌 ,十二通惊堂鼓
没能唤醒我的愚钝

那时 ,我真的有冤情
我顺从了一千次沙盘推演的结局
心碎了不去缝补 ,迷恋伤心的曲子
写自戕的诗歌
豢养一只兽性不改的鬣狗
教它在我快忘记你的时候记得咬我一口

你不该告诉我 ,伤口里埋藏着一道赦令
伤口恢复得挺好 (真希望它能不堪一些)
我爱上了它此时的样子
它超值兑换了我所有的心血

这真是个好消息
就像你十六岁时羞怯的默许
可我又无比悲伤 ,此生我永远无法领取
这道神圣的赦令。就把它养在你的伤口里吧
我愿戴着赎罪的枷锁
陪你最后一程

松阳故事

乐思蜀

松阳故事 是一座荒废已久的邮局 ,
邮箱拆了 ,信件也无从投寄。
松荫里 正忙于装点 ,
有人说起 ,这里曾经是大染坊。
候时茶社 隐在巷弄深处 ,
轻轻一推 ,门板就倒了 ,
就成了桌面 ,只留下铁制门环
供人拨弄。

但门在哪里 ,开门的人在哪里 ?
元朴 原先是木器社 ,
更早以前 ,是王家祠堂 ,
有门前两对旗杆为证 ,
有王家子弟字迹斑驳的喜报为证。
不知不觉就回到了前朝 ,
端起杯子 ,就端起了旧茶碗。
谁知道呢 ,历史也许就躲在官塘门外
哪个落拓书生的笔记里 ,
只是后来被收字纸的收去
一把火烧了。
历史就像这松阴溪 ,
河道几易 ,溪水数涨 ,
再涨 ,也漫不过市勘头背。
何不趁此顺流而下呢 ?
何不就像路旁那块黑板上写的 :
店主迷上了采茶
特价处理
手工布鞋 128

臆想的世界

阿宝

原来 ,我的手指
捏着粉笔 ,我是一个老师
现在 ,我用右手
握着勺子 ,左手把着锅柄
我就是一个家庭主男

更多的时候 ,四十年前
我开始用右手握着毛笔
无论是狼毫羊毫兼毫 ,抑或
长锋短锋中锋侧锋逆锋回锋
这时候我就是一介书生

明天 ,将来的日子
还要系上围裙 ,开始
摆弄盆栽多肉绿植。学着
给芒果剥皮 ,挤上奶油
制作芒果千层和香蕉牛奶

写下这几行
我就是自己的诗人

三月

兰秉强

相处许久
邻家的两条狗依然当我是陌生人
它们从草丛中 ,从院子的某个角落
风一样冲到离我最近的地方

修炼过耳不忘的功能
用清脆定调 ,每一声都是崭新的
顺从没有颜色
片刻缄默和记忆碰触 ,易产生立体的错觉

高过正午太阳 ,陈旧的气息被激活
我的影子开始越界
木栅栏和玫瑰尖刺对峙

曾经的三月 ,乡村土地蕴涵法则
即使经过很多年以后 ,总是把犬吠
怀疑成乡音

我用眼睛去倾听

卢诗婷

你听见了雨水
孵绿冰裂纹的唇音
当白云山燃亮了雾霭
小径上蔓延着蚯蚓的遗憾

对视一眼 ,莲池
又匆遽映出我
乘坐白鹭的双眸。那时
记忆的尘屑开始缱绻 甦醒

从时光僵化的指尖上 ,传阅着
明日步履萌芽的召唤

春

张亮

旷野 ,摇曳的山茶花
翩跹起舞 ,拉开春的序幕
花瓣 ,层层叠叠
簇拥着春天 ,从季节的深处
姗姗走来
滨江路 ,二乔玉兰开满枝头
粉嘟嘟的花色 ,像极了少女娇羞的脸颊
春色 ,渲染天空
我跌落在春的海洋
挣扎 ,呼喊
我嗅到危险的气息
我要在人流中 ,区分红色、黄色
声嘶力竭 ,我
在寻找突围的方向

温润的书卷

洪道兴

书卷徐徐展开
一位古典温润的美女
跃出卷外
从墨色的秀山丽水中

曾深藏于尘世之外
一条瓯江从身边流过
似流风与轻云
衣袖还浸染着过去的岁月
就像是一个梦境
裙带缥缈间带着质感
青色容颜
只因阅卷人揭开春帷

几经秋雨和春风
不知倚在哪个窗口
或仍会在某一堆旧书籍里
缓缓呈现